

中国壁虎 钟齐鑫 换个位置延续奥运梦

或倒逼重走

CBA 改革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慈 鑫



北京时间7月2日,攀岩世界杯瑞士维拉尔站速度攀岩决赛之后,中国速度攀岩队主教练钟齐鑫(右三)与获得2金、2银、1铜的5名中国运动员合影。钟齐鑫供图

在上个月举行的2022年攀岩世界杯瑞士维拉尔站和法国霞慕尼站的比赛上,时隔3年再次出现在国际赛场上的中国速度攀岩队王者归来,包揽了两站比赛速度攀岩项目的男、女冠军。其中,瑞士维拉尔站比赛,中国选手更是豪取了速度攀岩项目6枚奖牌中的5枚。看着弟子们在岩壁上的矫健身姿,中国速度攀岩队主教练钟齐鑫偶尔也会有一种自己仍在赛场上上飞檐走壁的感觉。

2019年10月,攀岩世界杯中国厦门站,钟齐鑫在男子速度攀岩比赛中夺冠,那也是钟齐鑫夺得的最后一项国际比赛冠军。在2007年至2019年长达12年的时间里,被称为“中国壁虎”的钟齐鑫一直是世界最顶尖的男子速度攀岩运动员。但之后,他错失东京奥运会参赛机会,然后,心有不甘的他又因国家需要放弃了再次冲击奥运奖牌梦想,成为中国速度攀岩队主教练,而今,他带领弟子延续着中国人在这块岩壁上的传奇。

近日,带队回国后正在隔离的钟齐鑫接受了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的电话专访,话题自然从这次比赛开始。钟齐鑫不无感慨,赛场上的一切还是那么熟悉,不同的是,自己从冲锋陷阵的运动员变成了需要统筹全局的教练员。尽管自己不能亲自来上场,但队员们在比赛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钟齐鑫反复研究,并与队员们充分沟通后制定的,所以钟齐鑫也有一种自己仍在赛场上的感觉。

不过,做教练员肯定要比做运动员累多了。从去年12月担任中国速度攀岩队主教练已经大半年的时间,钟齐鑫深刻体会到了做教练的痛苦,做运动员,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做教练员,要负责的是整个团队。

此次赴瑞士和法国参加攀岩世界杯的中国速度攀岩队共有12名队员,这12名队员在比赛中的技术、战术,平时的训练、生活,钟齐鑫都需要全面考虑并把工作做到位。钟齐鑫说队员比赛时,自己也有种沉浸于比赛中的感觉,那是因为他也在现场需要一直为队员们做好比赛中的技术细节、心理调整的把控,随时与队员们交流,所以整个过程中,虽然钟齐鑫自己没有上场,但他的思绪其实也一直处于比赛状态。

做运动员时,钟齐鑫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现在作为教练员,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变成晚睡早起。说到这里,钟齐鑫不无调侃道,做运动员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其实,对于钟齐鑫来说,成为中国速度攀岩队主教练完全是一个预料外的选择。

去年东京奥运会期间,钟齐鑫曾经在做一个一档访谈节目时表示,法国一名速度攀岩运动员,也是自己的一位好友,已经37岁了仍在参加奥运会,而自己如果坚持到2024巴黎奥运会也不过35岁,比那位法国好友还年轻呢。

这番话透露出钟齐鑫对圆一次奥运梦依然有着深深的渴望。

钟齐鑫可以说就是为速度攀岩而生的,初中时练田径的他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攀岩,最终将这位来自江西小城的孩子推上了世界舞台。

2005年,16岁的钟齐鑫正式开始练习攀岩项目,两年后就在2007年速度攀岩世锦赛上夺冠。钟齐鑫回忆,当时外国选手在得知他练攀岩只有两年时间时都觉得不可思议,外国选手基本上都练了攀岩10年以上才具备参加世锦赛的能力。

但就是这名不可思议的中国选手,不仅在练习攀岩仅两年后就站上了世界最高领奖台,而且还开启了一个属于中国人的速度攀岩时代。2007年之后,钟齐鑫在国际比赛中属于“魔王”般的存在,他7次刷新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唯一的对手就是自己。到2019年世界杯厦门站之前,那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钟齐鑫参加的最后一项国际比赛,钟齐鑫都是世界男子速度攀岩项目无可争议的头号选手,有人称他是“中国壁虎”,也有人称他是“蜘蛛侠”。

在外人看来,钟齐鑫就是速度攀岩的天才,但在钟齐鑫看来,天赋只占了一小部分,更重要的还是勤奋和努力。回想起自己更在2005年刚刚开始练习攀岩的时候,条件还非常艰苦。那个时候,攀岩还不是奥运会项目,知道的人也不多,钟齐鑫说自己当时连攀岩鞋都买不起,但客观条件的艰苦却不会影响他内心对不断超越自我的追求。

2016年,随着攀岩被列入2020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这个曾经在中国非常冷门的小众项目迎来了高光时刻。当时已经处于竞技生涯末期的钟齐鑫一度面临两难选择,一面是历史性的奥运参赛机会突然摆在眼前,另一面是双胞胎女儿刚刚出生,家庭需要照顾。此外,当时已经27岁的钟齐鑫也要考虑自己的身体能否胜任参加奥运会的要求,毕竟等到2020东京奥运会举办时,他将31岁高龄。

但作为一名运动员,不可能没有对奥运的憧憬。为了圆奥运梦,钟齐鑫还是在家人的支持下开始了东京奥运会的备战征程。

也是从2016年开始,随着国家投入力度的加大,社会关注度提高,钟齐鑫作为中国攀岩队的一员,能明显感受到各方

面的保障条件越来越好,在社会上,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玩攀岩。

然而,命运在这时却跟钟齐鑫开了一个玩笑。2019年世锦赛,作为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赛之一,进入该项赛前四名的选手将获得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而钟齐鑫却在8进4的比赛中因犯规失利。这一次犯规与钟齐鑫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男子速度攀岩决赛中屈居亚军的一幕极其相似,雅加达亚运会是亚运历史上第一次设立攀岩项目,那枚金牌也是钟齐鑫非常渴望获得的。

来不及花太多时间去懊恼,钟齐鑫又将目光转向第二年举行的亚洲锦标赛。按照东京奥运会攀岩项目的运动员入围规则,世锦赛上也将产生奥运会门票。但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遇,攀岩世锦赛在3次推迟之后最终宣布取消,钟齐鑫失去了前往东京的最后机会。

但是钟齐鑫的奥运梦想没有就此磨灭。去年东京奥运会期间,钟齐鑫以37岁的法国好友仍在参赛为例,表示年龄不是问题,也表达了自己仍在争取前往巴黎奥运会的愿望。

实际上,2024巴黎奥运会对于钟齐鑫来说可能更是一次冲击奥运会资格乃至奥运会奖牌的良机。由于巴黎奥运会的攀岩项目增设了速度攀岩小项,相比东京奥运会攀岩项目仅设的全能小项,作为曾经是速度攀岩世界第一人的钟齐鑫显然在冲击巴黎奥运会上更有优势。

但这时,钟齐鑫又一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去年年底,中国速度攀岩队急需组建新的教练团队,钟齐鑫成为最佳候选。钟齐鑫在得知队伍的困难后最终决定放弃个人的奥运梦想,从2005年开始,我就一直是攀岩的一员,现在是国家最需要你的关键时刻,我当然要站出来为中国攀岩继续战斗。

如果非要说放弃个人的奥运梦想是一个遗憾,钟齐鑫表示,那我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是完美的,而我对自己的攀岩竞技生涯已经非常满意。

虽然换了一个身份,但奥运梦依然可以继续追寻。此次在瑞士和法国的比赛,中国年轻一代运动员们在速度攀岩项目上捍卫着钟齐鑫曾创造的优势地位,这让钟齐鑫欣慰,也让他更有信心去展望,巴黎奥运会上中国攀岩运动员一定能创造历史。

本报北京8月15日电

不设壁垒 不等于 随意摇人

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在争议中艰难起步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郭 剑

8月15日下午,通过严苛考核入选世界杯名单的国际级裁判马宁前往长春赛区,这一次他的执裁任务不是中超联赛,而是青少年联赛。国际级裁判执法青少年足球赛事的情况在国内实属罕见:8月17日,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U13年龄组和U15年龄组(初中年龄段)全国总决赛的1/4决赛就要全面展开。据中国足协青训部负责人乔岳虎介绍,总决赛阶段的仪式感会非常强,会选一个最有意义的球场,有转播,有颁奖仪式,目的是送给孩子们一个最漂亮的总决赛。

这是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和以往校园足球、职业梯队各自为战相比,整合资源、不设壁垒的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提供了最基础的赛事平台。

一个典型数据可以证明全社会对于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巨大关注度:在平台界面,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话题为标签的微博阅读量,已经超过3500万,中国教育电视台和微博、公众号的赛事转播,以及多家媒体对青少年足球的“青睐”,

让这项赛事在起步阶段就有了大模样。而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也通过这项兼顾普及与选拔的全国性赛事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我一直在赛区看比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孩子们特别认真,他们不装,没有什么坏习惯,被踢倒马上爬起来,不浪费时间,所以比赛延续性很强,可能技术水平不是很高,但很真实,所以好看。乔岳虎说。

尽管参与各方热情高涨,但在各种争议声中艰难起步,才是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真实写照。上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的申诉就引发多方争论,由于今年恰逢省运会年,广东省运会U15年龄组男足又出现疑似假球,在这样的背景下(技战术能力最强的小球员优先参加省运会),青少年联赛的“公正与纯洁”自然成为最敏感的话题。

广东实验中学U13队以6胜1负战绩获得这一年龄组总决赛B组第二晋级全国前16名,但由于该队有3名球员学籍不在广东实验中学,因此在小组赛后被其他球队举报并被组委会取消参赛资格。球队随即提出申诉,认为当初广东赛区的赛事组织者广州足协已经知悉此事且同意球队

参赛,主办方不应该在小组赛结束后进行听证和处罚。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查阅《关于上报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U13 / U15组)全国总决赛参赛球队的通知》,通知对于U13年龄组赛事球员参赛资格有明确规定:以学校代表队、体校代表队报名参赛的球员应具有所在学校、体校的学籍,根据情况进行参赛注册报名;参加总决赛的球队,可在7月26日前完成最多6名球员的补报名,补报名俱乐部或青训机构球员应当在参赛单位完成注册,其他参赛球队球员须具有参赛学校学籍。

和以往校园足球体系小球员“转籍”必须1年以上的规定相比,青少年足球联赛并无时间限制,只有学籍对应的规定。引发争议的根源在于学校球队和地方足协验证时疏忽了报名文件的规范。

当然要罚。不然每支球队都从外面“摇人”,那就没法玩了,太功利了,我们最恨这事儿。一名参赛小球员家长告诉记者,以前青少年赛事这种情况非常多,就看组织比赛的单位严不严,最近几年参赛资格对应学籍已经是最基本的要求了,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找“外援”。

不设壁垒,是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办赛特色,但不设壁垒的意义在于清除“壁垒”,校园足球队和职业俱乐部青训队均可参赛,而非学校球队可以随意招揽。

中国足球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存在争议,正常的争议有助于联赛整体更加丰满和规范。覆盖全国的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在赛事组织、运行方面自然有诸多需要改进、调整之处,但更多强调个体利益的争议,则无助于这项青少年足球赛事的健康发展。

青少年赛事,尤其低年龄段的比赛,容易出现大比分,就是因为我们青少年足球的发展其实很不均衡,地方差异非常大,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希望通过青少年足球联赛,逐渐缩小整体差距,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足球、享受足球。乔岳虎说,作为组织者,我们的任务是尽全力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比赛平台,最好的比赛环境和条件,比如在16强阶段,我们给每个参赛球队都配备了智能穿戴设备,可以纳入所有人的比赛数据,分析每支球队的技术战术,这是职业队和国字号球队才有的待遇。我们的青少年足球基础能力有限,这个联赛就是



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U19组争抢激烈。赛事组委会供图

孩子们提升水平的一个台阶。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体系还会进一步扩大。按照中国足协副主席高洪波的说法,作为衔接、连贯基层底座和专业塔尖的最重要的19岁年龄段(校园足球高校二年级、职业足球俱乐部一线队基本年龄段),全国仅有29支球队报名、最终26支球队参赛,这样的规模还远远不够,我们的设想是,让这一年龄段放宽限制,高校球队甚至研究生也可以组队参赛,让足球真正成为大家生活中的组成部分。

本报北京8月15日电

从双人飞驰到 全民起舞 当庞清坐上冰雪运动推广的 等分席



庞清在等分席上与校媒记者对话。校媒记者 朱玉堂/摄

校媒记者 姬瑾 陈哲 范子菁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梁璇

儿,比好了,坐这儿心情就特别急切。面对中国青年报媒体记者训练营的学员,庞清回忆起与佟健驰骋赛场的岁月,作为中国双人滑的代表性组合,这对冰雪伉俪携手征战过16届世锦赛和4届冬奥会,在这个承载运动员悲喜的角落,他们一起经历过沉寂,攀上过巅峰,最终等来了卡尔加里和都灵两届世锦赛冠军、温哥华冬奥会亚军。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中国双人滑冰上迎来高光时刻,中国双人滑的两对选手申雪/赵宏博、庞清/佟健包揽了双人滑冠亚军。虽然总分屈居亚军,但凭借在自由滑曲目《追梦无悔》中的完美演绎,庞清/佟健提前锁定奥运奖牌,更在等分席等到了一个刷新当时国际滑联联合会双人滑比赛得分最高纪录的分数,141.81的高分超过了申雪/赵宏博的自由滑分数,也圆了两人希望在奥运会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心愿。

分数揭晓,观众席人声鼎沸,庞清的内心世界却格外平静,在最后两个动作即将完成的时候,我所有力量都爆发出来了,我们选择这首《追梦无悔》作为曲目,就是为

了表现我们这一代冰雪人在逆境中追求自己梦想时无怨无悔的态度。庞清/佟健选择继续追梦,在伤病、年龄及竞技状态下滑的夹击下,两人带伤完成了2014年索契冬奥会《我曾有梦》的冬奥谢幕,在2015年上海花滑世锦赛上奉献了运动生涯的最后一套自由滑节目《为你守候》。

最后一次坐在等分席上的感受让庞清印象最为深刻,我感到所有人对我的关爱,对我们今后的期待,那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有一些失落,有一些不舍,但更多的是责任和憧憬花样的美好未来。

7年后,回到等分席上的庞清等待的是作为冰雪项目推广者、冰雪从业者分数。自2015年退役后,庞清与佟健赛场从台前转为幕后,他们在国家队任教,为竞技体育培养人才,其他精力则用来推广大众冰雪,开办庞清佟健冰上艺术中心,并开设爱滑冰公益课堂,截至目前,他们已在全国各地开展72场冰上公益课。庞清表示,在后冬奥时代,很多家长带领孩子来亲身体验滑冰的快乐,青少年群体的广泛参与,可以为冰雪项目补

充强大的后备人才,从而更好地推动冰雪项目向前走。

北京冬奥会期间,庞清和佟健自筹资金打造了国内首部剧场冰上剧目《WE ARE ONE》,演出5场全部爆满,在90多分钟的剧情里,他们带领40名花滑小将演绎了中国几代冰雪人克服苦难,从落后追赶赶到领先超越的奋斗历程。这是两人见证中国冰雪运动发展近30年后,对体育职业化、市场化的又一次探索和创新。

从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训练条件艰苦,到现在国家实力增强,训练基础设施完备,冬奥会成功举办滑冰场地数量不断增加,接触滑冰运动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庞清期待,创新以人为本,几个关键词来谈冰雪运动未来的发展,在她看来,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要通过以人为本的创新举措来完成,只有让更多人真正地开始走上冰雪,才是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为了让初学者能够平稳站上冰面,庞清不落每一个细节,鞋带一定要拉紧,脚踝那里不能太松,最上面的钩子先

空下,仅仅是穿冰鞋这看似最简单的一步,她也耐心提醒,反复叮嘱。在训练营学员倪梦娜看来,虽然庞清是世界冠军,但她对初学者担心的每个细节末节都了如指掌,不论是“怎么滑”还是“怎么摔”,都很生动。正是这种“零距离”的引导方式,帮助大家慢慢消除了初次上冰的恐惧。

从未滑过冰的训练营学员陈昊原刚开始只能扶着护栏缓慢前行,在庞清的鼓励下,他开始尝试朝冰面中央滑行。勇敢是庞清老师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只有勇敢迈出第一步,才能在冰面上划出一道美丽的印迹。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需要这样的勇敢。陈昊原说。

竞技也好,体育也好,我觉得是一种引领,在后冬奥时期让冰雪运动能够持续地走下去。庞清表示,自己是花滑的受益者,因此也希望让更多人能感受花滑的魅力。北京冬奥会前,曾4次出征冬奥会的她成为火炬手,如今,圣火熄灭,但传承人仍在继续,作为中国几代冰雪人中的一分子,我们有责任、有担当去做好这个传递。

本报北京8月15日电

外面天气那么热,图个凉快也是上冰的理由啊。北京三伏天,室外气温已达38摄氏度,作为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比赛场地,首都体育馆冰室内仍保持16摄氏度恒温。在这块依然氤氲着冬奥气息的冰场上,双人滑世界冠军庞清一边身体力行地指导初学者上冰,一边见缝插针地让花滑脱离“高冷”更加亲民。

北京冬奥会后,各冬奥场馆向社会开放,将人们对冰雪运动的热望从竞技场浸润到生活中。在首都体育馆内,和冬奥标准一起被保留的还有在赛场一侧的等分席,这是运动员结束比赛后等待裁判出示分数的位置,没比好时就想赶紧离开这